



# 第二个平反的「右派」

## 温济泽自述

40年代，我在延安，懂得了什么是实事求是。

什么叫路线、什么是“左”和右

50年代反右派斗争，“左”祸成为大灾，我被错划右派。

开除出党，沉冤二十年

80年代，李维汉一直到临终前不久，

还嘱托我一定要继续把王实味问题搞清楚



中国青年出版社

【右派】

# 第一个平反的

温济泽自述

中国青年出版社

K827.7  
W621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温济泽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ISBN 7-5006-3394-7

I . 第… II . 温… III . 温济泽-传记 IV .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4530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15.5 印张 3 插页 350 千字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册 定价:22.80 元

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三次被捕，坐牢  
3年多，心甘情愿；  
在自己党内，三次挨整，历时24年。  
无怨无悔。但要记住：“‘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  
历史上可怕呀！”“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  
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中国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  
我这~~一辈子~~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很久  
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温济泽生前手迹

1986.06



作者像

## 自序

我 85 岁了,从 1929 年 4 月参加革命以来到现在,已经 70 年。这本书要写的,就是我对这 70 年来漫长岁月和心路历程的沉思:哪些做对了,哪些搞错了;做了哪些有益的事,干了哪些愚蠢的事。按照我现在的认识,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以往鉴今,以励后人。

1930 年,我到南京参加了李立三路线在南京准备暴动的工作。失败后到上海,我又参加了王明路线更“左”的行动。我是受过“左”的教育和训练的。那时候,我跟着蛮干,硬干。1932 年被捕入狱后,从实践中,我有了些对“左”害的觉醒,但仍然是个“左”的脑袋瓜子。1938 年出狱后,我到延安,经过 1942 年的整风学习,懂得了什么是“实事求是”,什么叫“路线”,什么是“左”和右,世界观才有了根本转变。我有这过去两年多“左”的亲身经历,因此转变得也比较深刻和扎实些。

在我们党内,长期有个“左”的幽灵在徘徊,有时甚至是笼罩。我在延安整风以后,有了些抵制“左”的自觉和能力,因此,遭遇到“左”的势力的多次打击。延安整风后期,搞所谓“抢救运动”,我抵制了,幸而党中央及时纠正了这次“左”的错误,我免于遭殃。50 年代反右派斗争,我又抵制了,这次“左”祸成为大灾,我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出党。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沉

冤 20 年，1978 年经中央组织部和胡耀邦批准，我才得以平反，重见天日。我是“右派分子”中，得以平反昭雪的第一人，被人称为“春风第一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又对“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提了些意见，又被稀里糊涂地批评了几年。

回顾我的一生可以说，九死犹未悔。在国民党统治下，我做地下工作，被捕三次，坐牢五年多，心甘情愿；建国以来，在反右派斗争、“文革”中先后被整，无怨无悔；我自幼体弱多病，一生三次大病：肺结核，心肌梗塞，脑血栓，曾濒于垂危，到现在还活着。

70 年来，我的这些苦痛经历，使我更加认识到邓小平说得很深刻：“‘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切身体验到这话说得太对了，太好了。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句话，不仅我们这一代，也盼望中青年人能够深入了解过去的历史及经验教训，能够深刻理解、认真记牢、切实实践邓小平的这个重要遗言。

像我这样已到风烛残年的人，不会久留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我依然没有放弃对未来的企盼；我已到耄耋残年，步履维艰，但只要一息尚存，仍将尽力所能及，继续前行。

值此世纪之交，展望前程，我祝愿年轻的一代，能比我这样的一代人生活得更加美好！

温济泽

1998 年 12 月于北京木樨地

## 目 录

自序 .....	1
<b>第一章 淮阴城里的童年 .....</b>	<b>1</b>
十里长街姓万的原来是周恩来的舅 舅家·国民党县政府同我小时看过 的书上画的地獄很相似·抬了课桌 向楼下扔,以为就是破坏旧世界	
救国之路.....	2
十五岁:第一次被捕 .....	6
用革命推翻旧制度 .....	11
<b>第二章 李立三、王明“左”倾路线下,我的地下     工作经历 .....</b>	<b>17</b>
好像不久南京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第一次见到丁玲印象深刻·蒋介石 首先厉声指责学生行动逾越常规· 警察逼母亲把我和妹妹交出来·那 年月我遇到示威总是很积极	
南京一场未起的风暴 .....	18

扬州余波 .....	24
初到上海见闻 .....	27
“九一八”事变后的学潮 .....	31
一年里两度被捕 .....	49
<b>第三章 我的大学是监狱 .....</b>	<b>55</b>
看守班长大声叫着被判死刑的人的名字 · 高墙内外的重要联系渠道是看守 · 查到《红楼梦》，说“这是赤化” · 我们唱瞿秋白从俄文译成的《国际歌》 · 去一个圣洁的地方	
与死刑擦肩而过 .....	56
绝密的中共江苏军人监狱支部 .....	68
争取最基本的生存权利 .....	72
狱中苦读 .....	80
难友之心 .....	84
新老《国际歌》与《囚徒歌》 .....	87
破坏与重建 .....	93
后期的斗争 .....	96
出狱 .....	102
从苏南到皖北 .....	107
<b>第四章 延安十年生活 .....</b>	<b>113</b>
大家体会到改造思想是一件艰苦的甚至是痛苦的事 · 毛泽东究竟怎样修改的，后人已无从查考 · 康生策划从中央政治研究室打开缺口 · 我在	

---

1988 年后给中组部的报告中，提出了三条建议·我的心里很不平静，甚至准备被捕·大改组的时候，总编辑找我谈话

在陕北公学.....	114
听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	119
整风运动在中央研究院.....	123
“这是一本最好的哲学书”.....	131
延安文艺座谈会见闻.....	135
王实味事件经过·冤案的复查与平反·关于 经验教训.....	142
抢救运动在清凉山.....	171
参加大生产.....	179
《解放日报》副刊.....	185
调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190
在延安最后的日子里.....	201
附录：	
斗争日记（1942年5月—6月）.....	204
<b>第五章 从瓦窑堡到北平 .....</b>	<b>217</b>
朱德要到播音室看看·我没打过仗， 但只好硬着头皮答应·廖公是个诚 恳待人的人·对医生的话我半信半 疑	
<b>第六章 继续从事广播事业 .....</b>	<b>241</b>
可不可以叫“实况广播”·毛泽东当	

时的确密切联系群众。出院时我胖得有两层肚皮。周恩来说：“你做得对”。把孩子挂在树枝上。去苏联的次数多了，发现并非如此	
开办“空中大学”.....	242
在毛主席那里做客.....	247
同肺结核病作斗争.....	249
我见到的周总理.....	255
国外之旅.....	266
<b>第七章 我当“右派”的日子 .....</b>	<b>272</b>
他问得很突然，我实在想不起来。从党组争论到编委会，持续两个多月。	
我在当时还是执行了“左”的政策，不过“左”得不够。我怎么检查都被认为不深刻。我是坏蛋，怎么教书？	
这是“向党进攻”吗？ .....	273
这是“反党纲领”吗？ .....	276
这是“抗拒反右斗争”吗？ .....	279
这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吗？ .....	282
下放渤海边.....	285
重返教员生涯.....	290
附录：	
(一)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对右派分子温济泽处分决定(1958年10月8日) .....	294
(二)中共中央组织部(78)干审字 63 号	

---

(1978年5月26日) .....	299
<b>第八章 遭遇“文化大革命”</b> .....	300
上面写上“老右派温贼”·没完没了 的外调·我翻肠倒肚,反复回想,是 有这么一件要说清楚的事·没有找 到王力倒真幸运·我同意重新入党, 可回来后却左右为难	
住“牛棚”.....	301
为自己辩诬.....	314
“解放”以后.....	319
申诉无门.....	323
<b>第九章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期间</b> .....	330
电话中传来胡乔木熟悉的声音·有人 称我“春风第一燕”·“我们两个研究 生院是难兄难弟”·周扬漫步走上讲 台·一种不愿回首,又不得不说的痛 苦心情·最早做出反应的是邓颖超	
一夜之间.....	331
“纠正”就纠正:第一个平反的“右派” .....	337
创办研究生院.....	343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曲折.....	350
编写《革命烈士传》与创办《中华英烈》.....	364
离休.....	372
附录: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80年5月4日) .....	376

**第十章 晚年忆故人 ..... 397**

徐特立习惯躺在床上“冥想”·博古  
值得我们永远纪念·李维汉嘱托我  
几件事·我把瞿秋白看作是我走上  
革命之路的引路人·中央组织部长  
胡耀邦要查毛泽东对右派问题的批  
示·终于把周扬的生日还历史真面  
目了·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取了一部  
真经

徐特立老的言传身教 ..... 398

博古,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 404

李维汉的嘱托 ..... 416

对瞿秋白的历史评价 ..... 427

我看到和知道的胡耀邦 ..... 442

我和周扬 ..... 454

告别二十世纪 ..... 464

**寄语青年(代跋) ..... 476**

**编后记 ..... 483**

## 第一章 淮阴城里的童年

十里长街姓万的原来是周恩来的舅舅家·国民党县政府同我小时看过的书上画的地狱很相似·抬了课桌向楼下扔，以为就是破坏旧世界



一个人的命运是这么决定的：在什么时候，遇见什么人，做什么事……

(1996年摄于家中)

## 救国之路

1914年4月18日，我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在江苏淮阴县（今淮阴市）城内的一个小康之家。

小时候，我的父亲做过秘书、文书之类的职员。祖父留下几十亩田地的遗产。全家的生活就靠父亲的薪金和地租维持，而父亲是经常长年赋闲在家的。

我的家原来住在城外的广东会馆。我的祖籍是广东梅县。祖父这一代搬到城里，在靠近西城根的行台后巷租了一宅砖墙草苦的房子。这房子有两个院子，前一个院子是房东刘奶奶住的，后一个院子较大，北面有五间朝南的正房，中间是堂屋，两侧是卧室，我就是在西侧一间房子里出生的。西厢是客房，也有我读私塾时的书房，东厢是厨房和佣人的住房。在正房和西厢之间种着一株高大的常绿的黄杨树，还有个花坛。

我四岁开蒙。父亲给我请了个塾师，教我念书写字。第一天教我认的和写的是“公正和平”四个字。以后，每天写字外，念《三字经》、《百家姓》，长大些，念《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家庭和塾师灌注的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读书做官，荣宗耀祖”。

行台后巷有十几户人家。当官又有钱的家宅是鲁家花园，家人出入有专备的轿子。其余除我的家称得上小康能临时租轿子或雇人力车外，其余都是贫困户。在巷子西面到城墙之间住着

一二十家赤贫的棚户，经常听到他们啼饥号寒、打架吵闹的哭骂声。这些人家的孩子蓬头垢面，衣不蔽体，家人叫这些孩子为“野孩子”，不准我和他们接近。我除去探亲戚、听到门口有小贩的叫卖声到门口买点绿豆丸子或者胡椒辣汤什么的之外，整天足不出户。

这里虽然不能说是旧中国的缩影，但总是旧中国的一个旮旯，反映着社会的不平和人民的苦难。

我的家是一个封建的樊笼。我从小就是这笼中的小鸟，被关禁了差不多七年。

离家不远，有个小学校。我偶尔看到有些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和比我还小的小学生早上背着书包上学，下午放学回家，自由活泼，十分羡慕。我终于忍不住，要求父亲让我上小学校，祖母是个读过书的人，也帮我说服我的父亲，在我八岁那一年，考上了小学一年级。

那里有思想开朗的老师，有活泼可爱的同学，有窗明几净的教室，有清洁美丽的校园。我飞出樊笼，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这个学校，是江苏省立第六师范附属小学。

我于1922年初八岁入学，1927年底十四岁毕业。

这时的中国，正是受帝国主义掠夺、被封建军阀割据、人民受苦受难的年代，也是中国共产党刚诞生、第一次大革命兴起又失败的年代。

对于这些，我在童年，知道得太少。

我们学校的主事（校长）李更生，是苏北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在每周星期一早晨的周会上，都要向全体同学进行爱国的和做个好学生的教育。初小级任老师徐子长，高小级任老师刘建功，还有教历史、地理等课程的老师胡慕遽，在讲课中也

都贯彻着爱国的教育。我多次听他们讲：就在我出生的第二年，卖国贼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这是我们必须洗雪的国耻；外国人污蔑我们为“东亚病夫”，上海法国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这些都是我们中国人不能忍受的侮辱；我国地图像一片鲜嫩的海棠叶，正在受列强的蚕食；有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我们四万万同胞要团结起来；拿破仑说中国是一只睡狮，我们要把沉睡的国人都唤醒；……我在初小三年级，参加过一次全校的演说竞赛，讲的题目是：《我爱菊花，更爱中华》。那时我还不懂得怎样救国，但已经懂得做个中国人一定要爱中国。

我在小学时代受爱国主义教育最深刻的有两次，都是在1925年。

一次是在3月，孙中山逝世，全校举行追悼大会，老师指定我代表初小学生演讲。我参考了老师在校刊《童灯》上发表的文章，打了一个腹稿就上台讲了。我用“乌云滚滚，恶浪滔滔”形容当时国家的形势，引用孙中山最后的遗言“和平……奋斗……救中国”，表示我们长大了，一定要秉承“国父”的遗志振兴中国。

一次是在6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之后，有些苏北籍大学生到苏北各地宣讲。一个来到我们学校，讲了工人顾正红被日本人杀害的事件，讲了南京路上英国巡捕向示威群众开枪造成血肉横飞的惨状，讲到惨案中牺牲的十几个同胞中有两个大学生，还有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讲到愤激处，他咬破手指用鲜血在一块白布上写了“还我血债”四个大字。他愤怒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我热泪盈眶，热血沸腾。第二天学校组织宣传队上街演讲，我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爱国运动。